尊孟辨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録一卷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隱文建安人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載是書卷數與今本合朱彝尊經義考僅云附載朱子全集中而條下註闕字蓋自明中葉以後已無完本矣今考永樂大典所載凡辨司馬光疑孟者十一條附史剡一條辨李覯常語者十七條鄭厚叔藝圃折衷者十條續辨則辨王充論衡刺孟者十條辨蘇軾論語說者八條此後又有原孟三篇總括大意以反覆申明之其尊孟辨及續辨別録之名亦釐然具有條理蓋猶完書今約略篇頁以尊孟辨為三卷續辨為二卷別録為一卷冠原序於前而

繫朱子讀余氏尊孟辨說於後首尾完具復還舊觀亦可謂久湮復顯之祕帙矣考朱子集中有與劉共父書稱允文干預宋家産業出言不遜恐引惹方氏復來生事令陳吳二婦作狀經府告之則允文蓋武斷於鄉里者其人品殊不足重又周密癸辛雜識載晁說之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則允文此書其亦窺何意旨迎合風氣而作非眞能闢邪衛道者歟然當羣疑蠭起之日能别白是非而定一尊於經籍不爲無功但就其書而觀固卓然不磨之論也

尊孟辨原序

道不明由無公議也議不公由無眞儒也冠圓履方孰不爲儒誦詩讀書孰不學道必有得焉而後能自信必自信而後信於人目或蔽於所見耳或蔽於所聞耳目之蔽心之蔽也公議何有哉易曰問以辨之中庸曰辨之弗明弗措也道之不明久矣辨其可已乎昔戰國有孟軻氏願學孔子術儒術道王道言稱堯舜辭闢楊墨唱天下以仁義聖人之道蝕而復明孟子力也孟氏沒斯道將晦七篇之書幸免秦火後之讀其書者雖於時措之宜未能盡識至其翕然稱曰孔孟豈可厚誣天下後世以爲無眞儒無公議哉噫道同則相知道不同則不相知蘭陵荀卿大儒也以性爲惡以禮爲僞異哉

其所為道無惑乎不知孟氏併與十二子而非之也本朝先正司馬溫公與夫李君太伯鄭君叔友皆一時名儒意其交習孟氏而篤信其書矣溫公則疑而不敢非太伯非之而近於詆叔友詆之而逮乎罵夫溫公之疑其意猶俟後學有以辨明之彼二君子昧是意其失至此人之譏誚不䘏也豈以少年豪邁之氣詆呵古人而追悔不及歟伊川程先生謂孟子有泰山巖巖之氣象乃知非而詆詆而罵者殆猶煙霧翳興時焉蔽之耳何損於巖巖余懼世之學者隨波逐流蕩其心術仁義之道益泯於是取三家之說折以公議而辨之非敢必人之信姑以自信而已命之曰尊孟辨俟有道者就而正焉隆興紀元初春望日建安余允文隱之序

尊孟辨卷上

宋余允文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溫公疑孟

疑曰孟子稱所願者學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爲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
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
云君子不由乎

余氏辨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
原孟子之言非是瑕疵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於此蓋以
一於清其流必至於隘一於和其流必至於不恭其弊如是
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行
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
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
夷制行以清下惠制行以和救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
惠者苟有心於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於聖哉夷之清惠

之和蓋出於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於是立言深救清和之弊大有功於名敎疑之者誤矣朱子曰觀吾夫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五十八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然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節溫公之所援以為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於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和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凉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燠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為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於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强修為之不暇尚何以為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為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於是立言以救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

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旣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者誰歟以所食之鶂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耶

余氏辨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

非之居於於陵以彰兄之過與妻同居而離其母人則不爲也而謂仲子避兄離母豈所願耶殊不曉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烏得謂之豈所願耶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世有之矣不知何爲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爲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爲狷者有所不爲避兄離母可謂狷乎孟子深闢之者以離母則不孝避兄則不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謂兄可避母可離其害教也大矣孟子之言履霜之戒也歟朱子曰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

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蚳鼃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耶則後車

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大賢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余氏辨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孫王之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爲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賢者之屈故辭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孟子知其意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耆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

君所貴者爵爾豈可慢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此乃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槩而論也又孟子謂蚳鼃爲士師職所當諫諫之不行則當去爲臣之道當如是也爲王之師則異矣記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而師處其一尊師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非所謂有官守有言責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以道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戾於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食祿位者過矣

朱子曰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

德可慢彼哉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耳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尚非子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达為臣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皆可與蛙者卿之衆官守言責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為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邪觀孟子卒致為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羈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概矣

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於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況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軍旅大事民之死

生國之存亾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可忍坐視其終委乎

余氏辨曰沈同問燕可伐孟子荅之曰可伐者言燕之君臣擅以國而私與受其罪可伐沈同亦未嘗謂齊將伐之也豈可臆度其意預告之曰以齊無善政不可伐燕歟且言之不可不慎也久矣彼欲伐人之國未嘗與己謀苟逆探其意而沮其謀政恐不免貽禍矣或謂其勸齊伐燕孟子已嘗自明其說意在激勸宣王使之感悟而行仁政爾孟子荅問之際抑揚高下莫不有法讀其書者當求其立言垂訓之意而究其本末可也朱子曰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面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

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溫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不諫隱之以為孟子恐不免貽禍故不諫溫公之疑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則燕之可取不可取決於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君弔民拯之於水火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也哉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乎

余氏辨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曰父子之間不責善父為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夫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

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朱子曰子雖不可以不爭於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

疑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日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余氏辨曰孟子曰人性之善猶水之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葢言人之性皆善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則孔子嘗有性善之言矣中庸曰天

命之謂性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之性稟於天曷嘗有不善哉荀子曰性惡揚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皆非知性者也犧生犁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性一也人與鳥獸草木所受之初皆均而人爲最靈爾由氣習之異故有善惡之分上古聖人固有稟天地剛健純粹之性生而神靈者後世之人或善或惡或聖或狂各隨氣習而成其所由來也遠矣堯舜之聖性也朱均之惡豈性也哉夫子不云乎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氣習漸染之久而欲移下愚而爲上智未見其遽能也詎可以此便謂人之性有不善乎

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

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

余氏辨曰孟子白羽之白與白雪白玉之同異者蓋以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告子徒知生之謂性言人之爲人有生而善生而惡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習不愼流浪生死而其所稟受亦從以異故有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其本性未始不善也猶之水也其本未嘗不清所以濁者土汨之耳澄其土則水復清矣謂水之性自有清濁可乎孟子非以辨勝人也懼人不知性而賊仁害義滅其天理不得已而爲之辨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以言萬物之性均惟人爲貴耳性之學不明人豈知自貴哉此孟子所以不憚諄諄也朱子

曰此二章熹未甚曉恐
隱之之辨亦有未明處

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偪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

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

○案以上十一字原本脫去據朱子文集補

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為簒亂之資也其可乎

余氏辨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或謂堯舜不慈湯武不義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則盡善子噲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為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為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為大則必曰從變可唯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尹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況貴戚之卿乎紂為無道貴戚

如微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絶祀反覆諫之不聽易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諫而死孔子稱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許之者疑於大義猶有所闕也三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絶何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其來聘貶而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甚嚴可以監矣君行大過貴戚之卿反覆諫而不聽則易其位此乃為宗廟社稷計有所不得已也若進退廢立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使專諸弑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弑不稱其人而稱其國者歸罪於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此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歟朱子曰愚之云三仁於大義有闕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期於同自靖以獻於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

論之況聖人之言仁義未嘗備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目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爲三子猶有偏焉恐失之蔽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數句未安

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謂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皇皇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於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余氏辨曰孔子之於魯衛始接之以禮則仕及不見悅於其

君則去豈可謂不爲禮貌而仕歟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豈可謂不爲飲食而仕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孰謂孔子栖栖皇皇不爲禮貌與飲食哉孟子曰迎之有禮則就禮貌衰則去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亦可受者則是言也未嘗或戾於吾孔子之所行如曰不爲飲食則當慕夷齊可也又何仕爲聖賢固不專爲飲食其所以爲飲食云者爲禮貌耳而謂古之君子能辟穀者耶不顧廉恥而苟容者耶誦孟子之言而不量其輕重之可否何說而不可疑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振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

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以是而觀則溫公可以無疑於孟子矣而隱之所辨引孔子事爲證恐未然也

疑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强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余氏辨曰仁之爲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耳堯舜之於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於仁學而知之體仁而行也五霸之於仁困而知之意謂非仁則不足以

治國家服諸侯於是假而行之其實非仁也而謂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遠近多寡之間耳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伯假之假之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爲仁耳惜乎五伯假之而不能久也朱子曰隱之以五伯爲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伯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於仁義亦習聞其號云爾豈眞知之者哉溫公云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於仁義文實俱喪惟五伯能具其文耳亦彼善於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强輔因竊仁義之號以合諸侯則於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潰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正謂當時之人不能察其假之之情而遂以爲眞有之耳此正溫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悞哉

疑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乎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日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於臯陶矣舜烏得而竊之使負而逃於海濱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臯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余氏辨曰桃應之問乃設事耳非謂已有是事也桃應之意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皐陶守法者也脫或舜之父殺人則如之何孟子荅之曰執之者士之職所當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爲將閫外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爲之士者受法於先王非可爲一人而私之舜不得私其父將寘之於法則失爲人子之道將寘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寧并棄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於海濱樂以終其身焉更忘其爲天子之貴也當時固無是事彼旣設爲問目使孟子不荅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天下之富天子之貴不能易事父之孝遂荅以天下可忘而

父不可暫捨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於名教豈曰小補之哉
朱子曰龜山先生言曰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耳愚謂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皋陶之心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隱之之辨専以父子之道爲言卻似實有此事於義未瑩
史剡曰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於畎畝之中瞽瞍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舜穿井而實以土舜爲匿空出他人井剡曰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之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嶽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不欲利其子爲天子而向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

為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為實豈不過矣哉史剡又一篇疑舜與益無避之之事辨在後常語中

余氏辨曰萬章問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鄙繼曰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孟子荅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又問曰然則舜僞喜者與荅曰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且夫舜未爲堯知瞽瞍與象殺之可也堯既知之象焉得而殺之溫公云閭父里嫗之言固然矣萬章既以爲誠有是事如謂其必無而不荅則兄弟之道孰與

明之乎孟子荅之云云者以見聖人之心不藏怒不宿怨唯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使天下後世明兄弟之道者孟子之功大矣讀孟子者不求其明教之意而謂其信之過是亦不思之甚也朱子曰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以下至終篇愚欲易之曰不如因其所問而告之亦可以見仁人之於兄弟之心矣蓋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唯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今不求孟子之意而以信之太過疑之是以筋骨形容之不善而棄天下焉也

尊孟辨卷上終

尊孟辨卷中

李公泰伯常語

常語曰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傳矣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倍之者也焉得傳敢問何謂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爲君也天下無王霸言僞而辯者不殺諸子得以行其意孫吳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

余氏辨曰大道之傳至吾夫子然後大成夫子没百餘歳楊朱墨翟各持所見以惑後學朱之爲我則偏於爲義翟之兼

愛則偏於爲仁聖人之道自是而晦孟軻氏出以仁義之言解其蔽斯道復明不幸六藝之文厄於秦火由漢以來佛老顯行聖道不絶如綫韓愈氏斷然號於世曰軻之死不得其傳夫道不可斯須離而其在於人心者固常自若豈眞不傳哉葢以道之大要在乎仁義自孟子没未有倡爲仁義之說者此道所以爲不傳也謂孟子名學孔子而實借之妄矣又謂孫吳之智蘇張之詐與孟子之仁義一於亂天下且仁義之與智詐不啻冰炭之異非可槩而論遂併以仁義爲亂天下所見之謬如是烏知帝王所傳之道哉朱子曰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

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焉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蔽亦不難辨矣

常語曰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爲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耳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嗚呼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余氏辨曰孟子說列國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

仁義而救民於水火耳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此彼五霸者假仁義而行陽尊周室而陰欲以兵强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於鬬戰遂以王者仁義之道詔之使當世之君不行仁義而得天下孟子亦惡之矣豈復勸諸侯爲天子哉大抵入人之罪必文致其事巧爲鍛鍊無所不至謂孟子爲忍人入罪也多矣其知有天誅鬼責之事乎

未子曰李氏罪孟子勸諸侯爲天子正爲不知時措之宜隱之之辨已得之但少發明時措之意又所云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此此語亦未盡善若云行仁義而天下歸之乃理勢之必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又辨中大抵入人之罪以下疑可刪去

常語曰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嗚呼是猶見人之鬪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鬪者耳桓公管仲之於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柰何

余氏辨曰孔子謂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言仲有攘卻夷狄之功也至謂其小器奢僭不知禮言仲之不能圖大致遠也夫奢僭不知禮之人豈得爲仁乎其所以九合諸侯者假仁而行以濟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爲也昔成湯以七十里爲小國之諸侯伊尹相之以王於天下齊以千里之國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

專行國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稱之況大賢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爲也管仲急於圖霸藉周室以爲之資耳謂桓公管仲之於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朱子曰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會西之恥而不爲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鬬之說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鬬而私其財以爲丁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寖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隱之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已志非爲管仲發也

常語曰或曰然則湯武不爲歟曰湯武不得已也契相土之時詎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劉古公之時詎知其有紂哉

夫所以世世種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國家而已湯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紂放之殺之而莅天下豈湯武之願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爲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則是湯武修行仁義以取桀紂爾嗚呼吾乃不知仁義之爲簒器也又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孔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彼順天應人猶𪗋𪗋如此而孟子固求之其心安乎哉

余氏辨曰仁義者人心之所同好不仁不義者人心之所同惡豈惟人心好惡爲然天心亦如之湯武爲順天應人之舉放桀伐紂豈得已哉孟子閔戰國之際人之道不立矢口成言無非仁義而謂孟子以仁義爲簒器斯言一發天下以談

仁義爲諱則人將還其親後其君而同於禽獸夷狄之類矣言其可不慎乎湯有慙德仲虺之誥言之詳孔子雖以武爲未盡善而終憲章之故彖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論仁政德教必以三代爲稱首曷嘗謂湯武不可爲歟惜乎戰國之君以孟子爲迂闊不能求爲湯武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此僻儒得以妄生譏議也朱子曰隱之此辨甚精但所云矢口而言無非仁義兩句說事意未盡不若云教諸侯行仁義以救百姓倒懸之急因言其效以爲苟能行此則天下必將歸之至於仁孚義達而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則三代之治何以加此

常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書序伊尹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孟子亦曰五就湯五就桀伊尹也夫周

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耳非紂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嗚呼孟子之欲爲佐命何其躁也

余氏辨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者文王亦俟上天之休命爾使其歷數在躬天命之人歸之文王雖欲盡臣節子知其不能焉此武王所以謂文王誕膺天命九年而大勲未集也伊尹樂堯舜之道而耕莘湯三聘之乃幡然而改意其五就云者是必湯得伊尹而貢之使之事桀聘問往來至於五就也且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則知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而自列於侯邦也周之衰微久矣仲尼生靈王之時猶不去魯而事周至於顯王則又微弱矣孟子安得去齊而事周乎今有人焉父不能主其家諸子各營别

業不事其父有以孝悌之道訓之使其子知有孝悌雖未能事其父則亦不敢悖逆矣苟不知出此乃相其父曰汝爲父之尊曷不治其子使事已歟吾恐諸子悖逆之心自是而生矣是無異劉文公與萇弘欲合諸侯以城成周與夫張儀欲挾天子以令天下也孟子肯爲是舉乎借使當時有湯武爲之君孟子爲之佐命興仁義之化則天下復見商周之盛治而三王可四矣何其幸耶夫何孟子不遇其時不見諸行事徒託之空言猶足扶衞聖道七篇之書與詩書相爲表裏曷謂其躁哉朱子曰李氏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耳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謂周以失道而寖微寖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滅周而後天下定於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豈其拳拳於已

廢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已哉臯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知此則知天矣聖人之心豈異是耶隱之只以哀微二字斷周之不可事正在李氏詆罵中而所謂以孝悌訓之則子必能事其父乃謂使諸侯事周也孟子本無此意

常語曰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於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無二王削吳楚之葬辟其僭號也諱貿戎之戰言莫敢敵也微孔子則春秋不作微春秋則京師不尊爲人臣子不當如是哉嗚呼孟子其亦聞之也哉首止之會殊會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貴乎王命也美哉齊桓其深知君臣之禮如此夫使孟子謀之則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爲亡虜之不暇孰與諸侯相

先後哉

余氏辨曰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見諸侯當是時徒擁其虛位爾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說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聖人之知幾也嗚呼知幾其神矣乎苟惟說諸侯使之尊周諸侯不得自肆而强者必生變則是速其滅周也先見之幾豈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齊晉尊周非歟曰齊晉志在霸業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時又百有餘歲則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爲孔子爲之矣孔子不爲孟子安得爲之乎孔子作春秋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亂臣賊子知所懼孟子以王者仁義之道說諸侯使之知有君

臣父子而杜僭竊篡弑之禍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學者有所未究爾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嘗不欲當時之君尚德而不尚力豈復使諸侯偃然在天子之位哉齊桓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任賢之專固無愧於湯武惜乎桓公無王者之量管仲無王佐才徒相與謀託周室以號天下而成霸者之業爾爲君而內亂醜惡爲臣而亡禮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會尊王世子復舉諸侯而不敢與盟洮之盟序王人於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禮固盡矣其志在於圖霸不得不爾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轍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以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隱之以孟子之故必謂孔子不尊周又假諸公以孔子之故

必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
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常語曰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爲與之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衛風也非仲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歉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愿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余氏辨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伐彊陵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

亂臣賊子懼觀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會者無國無之惟齊之會以尊王室爲辭夫子屢書之攘戎狄而封衞衞人思之作木瓜之詩夫子取之伐楚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復夫子有正而不譎之言天子亟言之者以是時無能尊王室故進之爾然以權詐有餘而仁義不足功止於霸此夫子之徒所以無道之也儗人必於其倫謂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远過矣朱子曰春秋序桓績蓋所謂彼善於此論論論桓文之事猶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使當時無端木氏之問斷今之說者必有優劣之分矣詩錄木瓜卿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衞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爲盡可法哉李氏詆孟子而甚畏齊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顚倒如此艮由不識聖賢所傳本心之體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慨於功利之淺爾

常語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於天下以

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耶衆人惡耶衆皆善而紂獨惡則紂亡久矣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遽數耶紂亡則逋逃者曷歸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數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尚異也孔子非吾師乎衆言讙讙千徑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書出於孔子其誰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至取孟子以斷六經矣嗚呼信孟子而不信經是猶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余氏辨曰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宏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爲知言唐子西嘗曰宏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爲多豈示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爲畔經是亦惑矣謂虞夏商周之書出於孔子人宜取信詩非孔子之刪乎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請以此說爲證

常語曰或曰然則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
於陽城何如曰堯不聽舜讓舜受終于文祖舜不聽禹讓
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十有七年歷數在躬旣
決定矣天下之心旣固結矣又何避乎禹舜未相避也由
孟子之言則古之聖人作僞者也好名者也王莽執孺子
手流涕歔欷何足哂哉

余氏辨曰舜受堯之遜禹受舜之遜雖歷年久然舜格于文
祖乃在卒堯喪之後書曰月正元日者言是月始卽正云爾
則禹之卽正從可知也舜禹服喪畢退而避之歸其位於子
理所宜然孟子之言蓋非臆說亦必有所據舜禹大聖人也
豈固欲爲天子哉天與之人與之有不可得而辭避者如以

此爲僞則舜讓于德弗嗣禹拜稽首固辭皆以其作僞可乎

朱子曰此二段辯已得之可無議者也

常語曰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過也大雅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錫以玉瓚秬鬯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得受此賜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頌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之入爲王官伯以長諸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率伏截爾整齊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嗚呼孟子之教人教人以不知量也哉

余氏辨曰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葢言亳豐皆小國也雖王季相士嘗爲伯以長諸侯而其受封之初乃七十里百里爾固未嘗闢土地并吞諸侯之國也而謂大雅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九命然後受此賜王季西伯中分天下而治矣奚止於百里商頌曰相士烈烈海外有截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之入爲王官伯以長諸侯威行乎海外矣奚止七十里遂以是爲孟子之過教人以不知量余所未喻朱子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詩說恐未然就使如其言則隱之之辨已得之矣

常語曰或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葢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

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有諸曰書云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又曰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瞽象未嘗欲殺舜也瞽象欲殺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廩浚井之迂其亦有所慮矣象猶能慮則謂二嫂者帝女也奪而妻之可乎堯有百官牛羊倉廩以備事舜於畎畝之中而不能衞其女乎雖其見奪又無吏士無刑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不愛號泣於旻天父母欲殺之幸而得脫而遽鼓琴何其樂也是皆委巷之說而孟子之聽不聰也此一段辨在溫公史剡

常語曰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則孟子之譏武成宜矣哉曰以天下征一國以天子征諸侯如孟

賁搏童子遲速在我修文德以待其來可也大雅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以方伯伐諸侯固有訊有馘武王以諸侯伐天子奚不用戰哉牧野詩云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是也此一無辨大凡著書立言非詆前賢有識見未到處宜與之辨明如前段云瞽瞍象欲殺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廩浚井之迂此可為訓耶又謂武王以諸侯伐天子奚不用戰其言之不祥如是何足辨之哉

常語曰或曰孟子之言諸侯實不聽之也謂迂闊者乎曰迂闊有之矣亦足憚也孟子謂諸侯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為其君不亦難乎然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故許行陳相目之曰仁政曰聖人其後寂寂

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固無驗也

余氏辨曰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既而許子爲神農之言告文公文公與之處孟子蓋嘗闢之以從許子之道是相率而爲僞惡能治國家則知文公行孟子之道不克終矣當是時許行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亦不可謂行孟子之言無驗其後不聞滕侯之得天下夫天下大物也豈可必得哉然滕侯亦未嘗禮孟子使爲輔相而授以國政此不足爲孟子疵朱子曰辨已得之

常語曰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

商之祿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哉豈孔子之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誣文王也

余氏辨曰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蓋言文王之仁望治道而未之見爾趙岐釋之曰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此岐之失也讀孟子而識其意正岐之失可也而乃用岐之說攻孟子謂孟子誣文王之貪商豈理也哉欲加人以罪援他事以實之其不仁甚矣朱子曰望道而未之見而與如古人多通用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爲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如未之見其純亦不已如是愚意謂然不審隱之以爲何如

常語曰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久矣諸侯皆欲自雄

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爲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乎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下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爲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尙頼臣子扶救之爾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爲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余氏辨曰湯居亳小國也伊尹相湯使之伐夏救民桀雖無道天子也君也湯雖有道諸侯也臣也伊尹何不說湯率諸

侯而朝夏平行李往來至於五就觀時察變蓋已熟矣不得已而爲伐夏之舉致湯於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後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義順天應人故也自非伊尹之聖安能任其責哉文王在豐亦小國也文王之於紂與湯之於桀事體均也其所以異者時焉而已觀其得太公而師事之伐崇遏莒戡黎雖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歷數未歸得以盡其臣節至武王則赫然有翦商之志又況商紂罪惡貫盈又過於桀而此十亂之賢爲之輔相雖欲率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紂莫可得矣此所以與牧野之師而建王業也孟子之於列國說之以行仁政者不過言治岐之事而已說之使爲湯武者不過以德行仁而已說之以行王道者不過乎

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未嘗說之使伐某國誅某人開疆拓土大統天下而爲王也若孟子者眞聖人之徒歟識通變之道達時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尋柰何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仁義之道不獲見於施設以濟斯民所以不免後世紛紛之議嗚呼說其君使爲湯武以爲不仁而乃以桓公管仲爲仁乖謬如是安得有道之士與之正曲直哉朱子曰辨已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此三句當略與之辨愚謂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由孔子而下下而爲臣閭家家可以得而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伐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將左洞庭右彭蠡而有悍然不服之心耶其任九官棄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人爲湯武又何不可之有

常語曰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

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王道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於其間而學者紛紛强爲之辭過矣

余氏辨曰不談王道樵夫猶能笑之孰謂學而爲士反不知王道乎謂之王道者卽仁義也君行王道者以仁義而安天下也君行霸道者以詐力而服天下也孟子說其君以仁義不猶愈於說其君尙詐力歟且天下不可以詐力得也尙矣得民心斯得天下假仁義而行民心且不可得況能王天下乎仁義之道萬世之所常行天下之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今乃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爲非果何理耶觀其應學者之言皆增損其詞而非議孟子君子無取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魯自文公廢告朔之禮祭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後世見其羊猶能識其禮羊亡禮亦亡矣孟子欲勿毀明堂其意亦猶是也明

堂在泰山之下周天子巡狩諸侯之所適在齊地非齊之建立也存之不爲僭亦可以見王政之大端如以諸侯不用而毀之則後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將謂後世不可復行矣此孟子所以勸齊勿毀之也而謂孟子勸齊宣居明堂取王位抑何燭理不明而厚誣孟子歟朱子曰李氏此段之意不謂天子庶人不可並行王道但謂孟子所論文王與紂之事爲不然爾當辨之曰孟子之時有信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勢與文王不同非謂文王討欲取紂而不能也人人可以行王道已辨於前但孟子時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時措之不同又不可執一而論隱之之辨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常語曰學者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於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說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說之則假

仁義以圖王唯恐行之之晩也尙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於後世爾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余氏辨曰泰伯曰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說耶使其說行害理傷敎也大矣余請易之曰無六經則不可而孟子尤不可無嘗試言之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六經所以載帝王之道爲致治之成法固不可無也孟子則闢楊墨距詖行放淫辭使邪說者不

得作然後異端以息王道以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業不墜此孟子所以爲尤不可無也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其可無之乎夫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孟子之所說者是也孰謂其可無哉無王道則三綱淪九法斁人倫廢而天理滅矣世之學者稍有識見不爲此言豈好事者假設淫辭託賢者之名以行於世乎學者宜謹思之

朱子曰李氏難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當略明辨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隱之之辨已得之愚又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則吏師之法今曰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李氏自以爲諭學者之迷惑而爲是言曾不知已之迷惑也亦甚哉

終

尊孟辨卷下

鄭氏 叔友 藝圃折衷

折衷曰孟軻非賢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三宿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此孟子之罪也

余氏辨曰周衰之末戰國縱横用兵爭强以相侵奪當世處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此趙岐之說也天下豈復有王道哉豈復知有仁義哉幸而有唱爲仁義之說者猶足以使亂臣賊子逡巡退縮不敢自肆而况孟子治儒術承三聖以仁義之道說於諸侯思濟斯民不幸而其說不行

而商周之盛治不可復見其與假仁而行急於功利者有間矣可謂非賢人乎又舉數條以爲孟子之罪余於溫公疑孟李公常語辨之矣誅一夫紂即泰誓所謂獨夫受也三宿出晝孔子去魯之意也如之何以爲孟子之罪乎朱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聞誅一夫紂矣沈同問燕可伐此三事已辨於疑孟常語中矣惟出晝一事當於第九段辨之此段辨孟軻非賢人之句亦須引孟子所傳之說今只以趙氏題辭爲據恐未足以折談者之辭也

折衷曰春秋書王存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孟軻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常有無周之心學仲尼而叛之者也周德之不競亦已甚矣然其虛位猶拱而存也使當時有能倡桓文之舉則文武成康之業庸可庶幾乎爲孟軻者徒以口舌求合自

媒利祿盍亦使務是而已矣柰何今日說梁惠明日說齊宣說梁襄說滕文皆啗之使之爲湯武之爲此軻之賊心也譬父病亟雖使商臣爲子未有不望其生者如之何其直寘諸不救之地哉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雄也其貪薄其性慧其行輕其說如流其應如響豈君子長者之言哉其自免於蘇張范蔡申韓李斯之黨者挾仲尼以欺天下也使數子者皆咈其素矯其習竊仁義兩字以藉口是亦孟軻而已矣要之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也是故孟軻誦仁義猶老録公之誦法也老録公誦法賣法者也軻誦仁義賣仁義者也安得爲仲尼之徒歟嗟夫孔子生而周尊孟軻生而周絕何世人一視

孔孟之心記曰儗人必於其倫寧從漢儒曰孔墨

余氏辨曰父子主乎親君臣主乎義不可以一槩論先儒謂宗子有君道試摭其說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立嫡子爲大宗族人宗之有人焉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則立爲大宗百世不遷也不幸大宗者恣爲驕侈荒耽酒色橫逆殘暴子弟不能堪諫諍之不聽益又甚焉夫欲說其族者將使之率子弟事之助其爲惡歟將使之躬行孝悌收合其親屬歟至於衆族之歸已而易其大宗於義苟可爲亦不得辭此伊尹之相湯呂望之相武而其用心正有類此自平王東遷周德不競爲天子者雖無驕侈殘暴之事然不能振皇綱但擁虛位而已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一言說其君率諸

侯而尊周以力假仁爲霸者事孔子不肯爲也而所以作春秋者爲天下之無主也不然何以降黍離於國風乎其所以降雅爲風者亦其自取也孔子豈有心哉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疑詞其不爲東周也明矣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遂言如有用我不爲東周則說之以西周之王道也必矣又嘗有其或繼周者之語孔子豈能必其周之祚不移乎逮戰國時周室衰微抑又甚矣孟子則學孔子者也夫豈肯效管仲假仁而圖霸哉又況當時之君爭地爭城侵奪篡弒不復知有君父矣其視仁義爲何等事也天下之民死於戰鬭死於賦歛死於徭役不知其幾孟子說梁惠齊宣梁襄滕文使之爲湯武行仁義其心在於救民爾未嘗說

之以富國强兵用征伐而取天下也乃謂孟子叛仲尼之道有無周之心妄矣又謂孟子爲賣仁義而有賊心不猶愈於不知仁義而非之乎墨氏兼愛不知有父乃欲從漢儒曰孔墨誤後之學者必此言矣朱子曰此與李氏常語所以謗孟子者大指略同前之辨詳矣辨曰父子主親君臣主義不可一槩論甚當但喩宗子事云忿爲驕侈以下數句不類周衰事體當微改之乃爲盡善鄭引孔子言吾其爲東周乎爲字當作去聲讀先儒有作平聲讀者隱之之說是也但謂欲說弗擾以王道則非孔子之心也降黍離作春秋不知果有繼周之意否此一節更望見教也鄭以孔孟並稱爲不倫而欲以墨配孔則益非其倫也大抵未知孟子所傳者何事故其論詭僻顚倒如此也

折衷曰吉人惟知爲善而已未嘗望其報也爲善而望其報是今世委巷溺浮圖者之處心也孟子勸滕文公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心何心哉武王伐紂而利

之非太王王季文王之本心也孔子謂泰伯三以天下讓亦曰周之有天下泰伯不襲封也其遜國也祇其所以爲天下也歟夫泰伯惟知季歷之賢可以繼緒保邦而吾不若也如使泰伯包藏禍商之心也夫何至德之足云

余氏辨曰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天之道也吉人爲善固不望報而天必報之以福可以天道難信而不足信歟孟子勸滕文公爲善謂後世子孫必有王者非但告之以周家之事是亦以天道告之也使周不積德行仁則子孫未必蕃衍雖欲伐紂而利之不可得矣況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乎公冶獄多陰德猶能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當戰國之際人倫棄而天理滅不知爲善之利今以孟子之言爲非則將何以勸其

君耶乃謂周之有天下由泰伯之不襲封也使人入遜國如泰伯無季歷之賢以繼之則覆宗絶祀矣季札之事可不監諸朱子曰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爲太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

折衷曰孟子謂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悦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大夫爵祿制於諸侯是誠古之道也孟軻既教齊梁滕之君使自爲湯武則是諸侯未嘗受命於天子也沈同不敢以爵祿私人齊制之也子噲不敢以燕私人將復誰制之哉何孟軻獨能約燕以王制而不能約齊梁滕於古道也

余氏辨曰孟子告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者是約燕於王制也其意曷嘗不存周哉勸齊梁滕之爲湯武者正欲其行仁義而知有王制云爾豈可謂夏商在上而湯武不得行仁義歟湯武行仁義無一言及之唯罪湯武之征伐掩善揚惡豈得爲公論亦可謂處變事而不知其權者也勸其君行仁義以爲不道者余知之矣彼非以仁義爲不美也但急於近功謂仁義爲迂闊不切時務不若進富國强兵之術也若其說然商鞅之徒爲之孟子不爲也朱子曰諸侯受國於天子故子噲之讓爲無王天子受命於天故文王受命作周不受於紂而無罪辨謂鄭氏以仁義爲迂闊則未然第恐若商鞅之談帝道爾

折衷曰今之諸侯取於民雖不義不可謂禦人於國門之外取非其有賊義也取充其類盡義也是輕重之等也是孟軻原情以處罪也至未能什一去關市之征復與攘雞同科何任情出入而前後自戾也如此

余氏辨曰孟子謂今之諸侯賦斂於民不由其道而與禦人而奪之貨何異取非其有爲盜取充其類爲義之盡猶未爲盜是輕重之等是誠孟子能原情以處罪也至於戴盈之問未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請輕之以待來年孟子設攘雞之喻以答之而曰如知其不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者意謂戴盈之徒知其非而不能速改矣以此譏之豈得爲任情出入前後自戾歟鄭氏專以偏見曲說而非詆孟子學無師承其蔽

也如此卒爲名敎之罪人也惜哉朱子曰辨得之矣

折衷曰析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詞曾論二十篇如聖君咨俞如嚴父敎戒莊而規飭而當焉孟子以游辭曲說簧鼓天下其答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問皆困而遁遁而支離想當時酬酢之際必沮氣赧顏無所不至所謂浩然者安在哉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之徒僻好其書嗚呼斯文衰矣

余氏辨曰析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辭爲是說者正俗所謂不哭之孩孰不能抱是知常而不知變者也戰國之時處士橫議異端並起聞孟子談仁義其不駭且疑者幾希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徒見識不及孔門弟子遠甚酬答

之際安得不諄複告之理苟明矣何患乎辭之費乃謂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僻好孟子之書爲斯文之衰識見之優劣可知矣朱子曰疑歐陽氏蘇氏未得爲眞知孟子者亦隨其所見之淺深志焉而樂道之耳隱之辨得之矣

折衷曰悟云迷失也安云病人也治云亂世也喜之之辭也無憂無懼喜孰云來哉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愚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帝者之民皥皥如也齊晉驅民於鋒鏑湯武拯民於塗炭唐虞措俗於恬愉是故商周之書若有矜喜色虞書二典如平居對語慶賀之容不形焉

余氏辨曰孟子勸齊梁滕之君爲湯武乃痛詆之謂孟子賣仁義納君於不道而欲易孟子之言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

帝者之民皞皞如也又云齊晉驅民於鋒鏑湯武拯民於水火抑何前後之言自相戾歟已不能事父兄而責人以孝悌之道有未至亦其蔽也飛而狂言祇足以駭童稚及長者聞之付一笑耳朱子曰此辨甚善但已不能事父兄以下文意隱晦似未條暢愚謂學者當先識聖人相傳大體然後究其所至之淺深則不出乎大防而義理精矣帝王無二道而民之蒙化不能無淺深孟子言之固當自辨但鄭謂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則是未識王者氣象孜孟者斯亦徒如高爾非眞知屯辭者也

折衷曰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善也卽奇爲正卽正爲奇善之善也

余氏辨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

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問哉將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爲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朱子曰此段本不必辨但斯人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厠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歟愚前所謂鄭氏未能眞知堯舜而好爲太高之論以駭世若高軼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折衷曰京師坐鬻者愚遠方之人直百必索千酬之當其直則售意其知價也知價不可復愚酬之過其直則不售

意其不知價也不知價則唯吾之愚必極其所索而後售孟軻抱縱横之具飾以仁義行鬻於齊齊王酬之以客卿且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軻意齊王不知價者遂愚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售齊王徐而思軻之言曰王如用予則齊王猶反掌自開闢以來無是理是必索高價者悔而不酬軻亦覺齊王之稍覺也卷而不售抱以之他徐而自思曰齊王之酬我其直矣矯然不售行將安鬻遲遲吾行三宿出晝冀齊王呼已而還直是又市井販婦行鬻魚鹽果菜之態京師坐鬻猶有體小兒方啼而怒進以飯推而不就俟其怒歇而飢也睍然望人進之矣軻之去齊留齊兒態也夫

余氏辨曰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吾夫子大聖人也猶待賈而沽況孟子乎孟子抱仁義之道較其美非止荊玉之比也急於求售而獻非其人未免刖足爾孰若珍其貨而後市乎孟子三宿出齊乃孔子去魯之意萬一齊王省悟聽納其說舉安天下之民而其價豈止十五城之重哉乃謂孟子索直於齊如市販婦兒之態不若京師坐鬻者猶有體其言過矣

朱子曰詆孟子未有若此言之醜者雖欲自絕而於日月何傷乎有不必辨矣然欲與之辨則亦有說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我待賈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非虛語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毫髮私心也非知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

折衷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慶雲瑞雪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莠稗鉤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龜龍麟鳳而鴟梟豺狼蛟鼉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

佘氏辨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是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過（○案以上二十五字原本脫去据朱子文集補）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案朱子文集此下有豈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十一字疑尚有脫文）一則爲義之偏其過至於無君一則爲仁之偏其過至於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釋氏生西竺漢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漢竇后始好尚之自晉梁以及於

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甚絕有識之士謂洪水之害害於人身邪說之害害於人心身之害爲易見尚可避者心之害爲難知溺其說者形存而生亡矣自非知識高明孰知其害而務去之乎韓公謂孟子距楊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之史臣謂韓公排釋老而其功與孟子齊而力倍之詎不信夫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時未嘗有所謂釋老楊墨者苟欲其無亦不爲過而謂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莨稗鉤吻生焉世豈有種五穀桑麻而不去莨稗鉤吻者歟若孟子者正務去莨稗鉤吻之害而欲五穀桑麻之有成也今乃立異論以攻之是誠何心哉予懼聖道之不明故不得不與之辨或曰二三君子近世最爲知名者後學多宗其議論孟子

之書講之熟矣非之詆之不徒爲是紛紛也理有窒礙可得而隱乎予辨則辨矣其如招咎何荅之曰予貧且賤固知其不免也然吾夫子之道得孟氏而益尊使其可非可詆則吾夫子之道何能而益尊歟世之學者貴耳賤目厭常好怪往往喜其立論之異誠以孟子爲不足學羞稱王道恥言仁義叛道亂倫淪胥爲夷狄禽獸之歸矣予爲此憂不得已而與之辨務明仁義而已矣是我咎我遑恤乎哉遑恤乎哉朱子曰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爲害也深而息邪距詖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戾氣旱蝗均出於天五穀桑麻與蕘稗鉤吻均生於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間混然中處盡其燮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而無戾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蕘稗鉤吻此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爲三才也孟子之闢異端其志亦若此而已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爲主故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可見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

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案朱子文集孟子之闕異端下有如宣王之攘夷狄七字其志若此而已下有豈秦始皇漢武帝之比哉十字

尊孟辨卷下終

尊孟續辨原序

余作尊孟辨出以示諸友或曰溫公之疑辨焉可也李鄭之說不根奚足辨哉余曰子以李鄭二子名位勳業之卑歟何爲不足辨彼亦文士也今欲明大道示至公苟於貴賤尊卑有所汰擇是亦狥時態之所爲其心已不公矣道胡爲而明又況常語折衷之文盛行於世陳文公且謂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說曹孟德以王伯乃孟子一體以常語有大功於名敎傳說亦謂孟子敎諸侯叛天子爲非孔子之志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爲今之害以常語不作孰爲究明如溫公之疑曾無稱述之者豈可謂此可辨而彼不足辨哉或又曰近世如何深之刪孟晁說之詆孟劉原父道原張俞輩皆非

議孟子然皆不取信後學茲因不足辨如後漢王充著論衡而有刺孟篇近世蘇公軾作論語說而與孟子辨者○案疑脫八字學者誦習其書以媒進取者總總也可無辨乎余曰諾遂取王之刺者十蘇之辨者八併辨之以爲尊孟續辨雖然孟子之書如日星麗天有目者皆知尊之豈待余之辨而後尊耶曰尊孟云者余自謂也有見聞與余同者當共尊之矣乾道八年夏六月甲寅寓東陽毋自欺齋書

尊孟續辨卷上

宋余允文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王充刺孟後漢王充著論衡有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尚亦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詰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荅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荅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

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
余氏辨曰戰國之君所尙者權謀所利者爭地爭城而已豈
知所謂仁義哉孟子逆知其意告之以仁義之利未見其違
理也使惠王知安吉之利以孟子雖以貨財爲非是則何以
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自無具眼見理不明求前哲之
言而刺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齊王問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
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
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
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
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

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已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當受之賜乎

余氏辨曰孟子之仕欲行道也非爲爵祿而仕也如充之言旣有得富貴之道當受其賜不計其道之行與否豈孟子之志哉抑不知辭十萬如何是失謙遜之理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賮辭曰歸賮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乎案此句文義未明然論衡原本亦同余氏蓋因其舊文予何爲不

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金餽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曰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已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已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受堯之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已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可以爲戒乎

余氏辨曰孟子於受金不受金之際皆合義充以貪不貪爲

說謬也妄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歟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

可以伐之沈同意絶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
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
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爲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
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
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
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余氏辨曰此段已於溫公之疑辨之矣此刺全無意義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之王
豈非前所不朝之王哉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
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

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

余氏辨曰出處君子之大致去就賢者之大節孟子於此可謂知輕重矣顧其所謂猶權稱也充之剌則出處之致去就之節且未知詎知孟子之操行歟哉

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毁孟子止平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毁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

遇於齊王不用其言天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絶意無冀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將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將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

子奈前言何乎

余氏辨曰魯不遇歸之天齊不遇歸之王有旨哉觀此兩字則孟子可謂全乎聖智矣充不於篇意之求乃謂其論稱何定疎矣

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
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
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
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
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
哉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
王天下堯傳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
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
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
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
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

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言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以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何爲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

徒孟子之輩敎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與已生矣
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
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
百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等夫如是孟子言
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
平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王
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
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余氏辨曰充之論揚雄法言詳之矣孟子言五百歲王者與
大槩以三代之世言之也五百歲之間豈無名世者出焉如
伊傅周召之徒非名世者乎以其間必有名世爲孟子自謂

何不可之有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案以上十四字原本脫去今依論衡補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

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凝狂則遨戲也癡狂之人志不求食遨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共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尙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尙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

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服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詰矣

余氏辨曰彭更不知食志食功之義孟子引毀瓦畫墁之事證之詎可謂禦人以口給哉八而不知義理徒肆强辨此乃禦人以口給王充之刺孟適以自刺耳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稱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扶服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鵞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鵞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怪鵝而吐之者豈爲在母則不食乎乃先譴鵝曰惡用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鶃鶃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

告則不吐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矣使仲子執不食於其母鵝膳至不嘗食也今既食之知其爲鵝恠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耻食不合已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爲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爲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屨纑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晳見論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纑不食其祿也而欲使

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晳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爲誰粟不知樹者爲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爲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宅中之槁壤飲盜宅中之黃泉蚓惡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避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徒○案徒字論衡作徙於陵歸候母也

宜自齋食而行鶂膳之進也必與飯眞母之所爲飯者兄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哉仲子之操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失仲子操所當比矣

余氏辨曰此段已於溫公疑孟子辨之矣以仲子有大非夫仲子之非更有大於避兄離母者乎謂歸候母宜齋食而行此何足以刺孟子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値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

苟且爲得非正是命定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愼操修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俱臥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牆何以異命不壓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牆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爲守者不立巖牆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余氏辨曰充之論以爲人事不必修皆委之天命紂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如充所見則紂爲知命矣豈不敗壞名教乎如以孟子之言爲非則孔子何以有三死非命之說乎然充作刺孟十篇識見膚淺不曉義理觀問孔篇疎繆尤甚而此似不足辨余慮後學讀其書惑其說不得不明言其非

尊孟續辨卷上終

尊孟續辨卷下

蘇子辨孟爲論語說與孟子辨

說曰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其於顏子試之也熟而觀之也審矣蓋嘗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其顛沛造次無不一出於仁者是以知其終身之弗叛也君子之觀人也必於其所不慮焉觀之其所慮者容有僞也雖終身不得其真故三月之久則必有備慮之所不及者矣僞之與真無以異君子賤之何也有大利害臨之則敗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不歸安知其非有也假之與性其本亦異矣豈

論其歸與不歸哉使孔子視之不終日而決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

余氏辨曰孟子之言久假不歸者進人與爲善也謂其五霸本假仁而行使其行之又行之而終始焉則雖未能如堯舜性之亦可與湯武身之相侔矣其可謂之非仁乎故言焉知其非有也不謂東坡之學識而爲是辨也楊子不云乎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亦久假不歸之意也

說曰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凡物之可求者求而得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未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可求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富貴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

不可求也故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將直告之以不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耳夫迫於聖人而止則其止也將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曰使其可求雖吾亦將求之以爲高其閈閎固其扃鐍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無有也而孟子曰食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君子之敎人將以其實何謂不謂之有夫以食色爲性則是可以求得也而君子禁之以仁義爲命則是不可以求得也而君子強之禁其可求者強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從之故仁義之可求富貴之不可求理之

誠然者也如以可爲不可以不可爲可雖聖人不能

余氏辨曰東坡此說可謂不明孟子性命之說也食與色固性之所欲也欲有不可得而享者命也仁與義固性之所稟也然亦不可得而行者亦命也所欲在彼所稟在我在我者可必在彼者不可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富貴在彼可求而不可必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仁義在我可求而可必也〇案原本脫求則下九字又可必上衍不字並依文義刪補孔子自謂富而可求與不可求者故爲其言本乎性命之理也今乃以聖人未嘗有意於求豈問其可不可云者是以聖人之言猶有機心存焉聖人豈有機心哉東坡於孟子性命之說略不致思率爾而辨併與孔子之意失之

說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較禮食之輕重禮重而食輕則去食食重而禮輕則去禮惟色亦然而孔子去食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復較其輕重何也曰禮信之於食色如五穀之不殺人今有問者曰吾恐五穀殺人欲禁之如何必答曰吾寧食五穀而死不禁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論也今答曰擇其殺人者而禁之其不殺人者勿禁也五穀安有殺人者哉此孟子禮食輕重之論也禮所以使人得妻也廢禮而失妻者皆是緣禮而不得妻者天下未嘗有也信所以使人得食也棄

信而失食者皆是緣信而不得食者天下未嘗有也今立法不從天下之所同而從其所未嘗有以開去取之門使人以爲禮有時而可去取也則將各以其私意權之其輕重豈復有定物從孟子之說則禮廢無日矣或曰舜不告而娶則以禮則不得妻也曰此孟子之所傳古無是說也凡舜之塗廩浚井不告而娶皆齊魯間野人之語考之於書舜之事父母盖烝烝乂不至於姦無是說也使不幸而有之則亦非人理之所期矣自舜以來如瞽瞍者盖亦有之爲人父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故曰緣禮而不得妻者天下無有也或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而不援曰禮不親授可乎是禮有時而去取也曰嫂叔不親授禮

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禮也何去取之有

余氏辨曰禮之於天下其猶權衡歟萬事取正於禮猶萬物取平權衡也豈無輕重哉東坡恃其聰敏持胷臆之見肆傾河之辨謂孟子較禮食之輕重非是徒費其辭終不能以勝孟子況孟子初未嘗言禮之有去取也今曰吾寧食五穀而死不禁爲孔子去食存信之論則是孔子以不去食而爲信也昔人有不食嗟來之食而死者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又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孟子禮食輕重之意也自黃帝唐堯皆立四妃舜以不告而娶不立元妃止二妃焉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考之經史可以槩見不告而娶不可謂古

無是說爲人父有溺於私愛而逐出其子者而謂不欲其子娶妻未之有吾弗知之矣嫂溺援之以手非禮也權也東坡以爲禮豈不有妨風敎乎若然則人將幸其有類此者吾得以行禮焉非所以爲訓也

說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雖堯舜在上不免於殺無道然君子終不以殺人爲訓民之不幸而自蹈於死則有之吾未嘗殺孟子言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後世暴君汙吏皆曰吾以生道殺之故孔子不忍言之

余氏辨曰古先哲王設爲刑辟罪之大者必加諸戮然先王

之心未嘗不欲生之也至於殺之乃出於不得已耳苟惟常以生生之道存心而民自蹈刑辟雖死不怨殺者此禮之常也是唐虞三代之君皆以生道殺民觀諸典謨可見彼暴君汙吏視殺人如刈管然使用孟子以生之言藉口則亦知所戒懼矣如曰孔子不忍言殺卽康誥酒誥考之而文武周公皆忍也何爲獨責孟子

說曰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立然諾以爲信犯患難以爲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非孔子所謂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諾

而言未嘗不信也不犯患難而行未嘗不果也今以不必
信爲大是開廢信之漸非孔子去食去兵之意也
余氏辨曰東坡可謂有心於辨孟子也孟子前論禮食色之
輕重東坡則增禮可去之說此論言行不必信果之說東坡
則去其惟義所在之句豈得爲公論哉誠如東坡之言則是
尾生與女子期爲是孔子與蒲人盟爲非也東坡文章妙天
下學者仰之不啻如泰山北斗其蔽如此豈不誤後學乎
說曰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爲鄭作封洫立謗政鑄
刑書其死也教子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爲政嚴有及民
之近利無經國之遠猷故渾罕叔向皆譏之而孔子以爲
惠人不以爲仁葢小之也孟子曰子產以乘車濟人於溱

洧惠而不知爲政蓋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產之於政整齊其兵賦環洽其城郭道路以時修其橋梁則有餘矣豈以乘車濟人哉禮曰子產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敎此又因孟子之言而失之也

余氏辨曰此段宜無足辨東坡何以見其不以乘車濟人故揣摸立說爲子產緩頰但可以驚愚耳更不思後人之議已也

說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衛之聲與佞人等孟子曰今樂猶古樂何也使孟子爲政豈能存鄭聲而不去也哉其曰今樂猶古樂特因王之所悅而入其言耳且不獨此也好色好貨好勇是諸侯之三疾而孟

子皆曰無害從吾之說百姓惟恐王之不好也譬之於醫以藥之不可行也而以其嗜爲藥可乎使聲色與貨而可以王則利亦可以進仁義何拒梁惠之深乎此豈非失其本心也哉

余氏辨曰孔子告顏子以樂則韶舞者取其盡善盡美也後王所遭之時不同豈得並用韶舞乎若以韶樂可通古今則三代之樂不宜有異也孟子謂今樂猶古樂蓋言樂不苟作當與民同樂詎可謂今之樂皆鄭衛不可奏歟使百姓憂戚雖奏古樂其能獨樂乎好色好貨與勇固是諸侯之三疾孟子亦因其疾而用藥可謂善醫者矣苟不因人之所嗜專投不可口之藥隨服隨嘔何益於治疾哉

說曰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性可亂而不可滅可滅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於桀紂盜跖極矣然其惡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嘗爲惡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下木抑之可使輪囷下屬抑之者窮未嘗不上矣水激之可使濺湧上達激之者窮未嘗不下也此孟子之所見也孟子有見於性而離於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性而善繼之耳非性也性如陰陽善如萬物物無非陰陽者而以萬物爲陰陽則不可故陰陽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非無也今以其非無卽有而命之則凡有者皆物矣非陰陽也故天一爲水而水非天一也地二爲火而火非地二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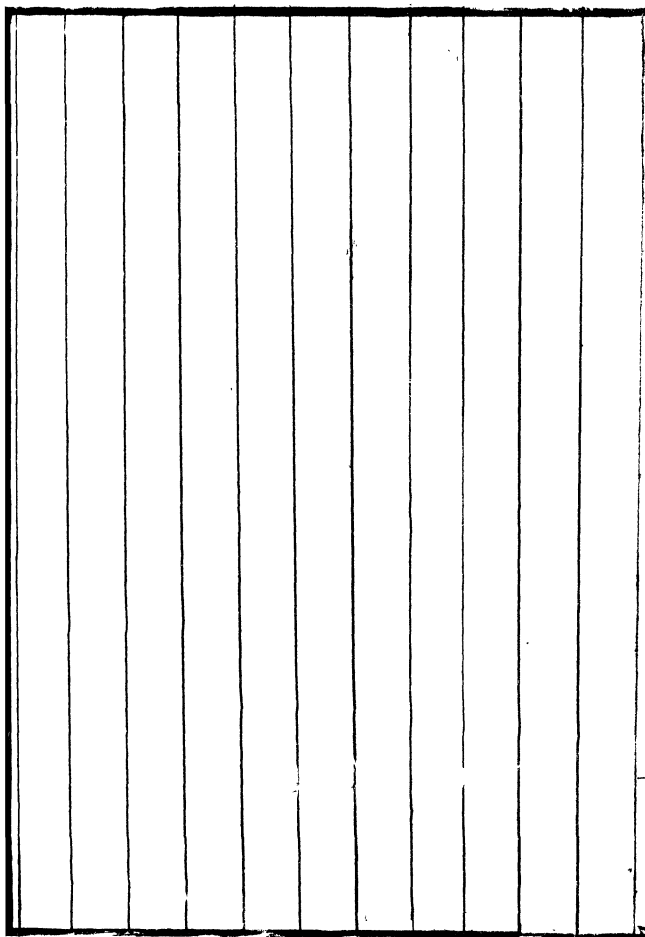
性爲善而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謂之善則孔子言之矣茍可以謂之善亦可以謂之惡故荀卿之所謂性惡者蓋生於孟子而揚雄之所謂善惡混者蓋生於二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惡命之故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矣茍相近則上智下愚曷爲不可移也曰有可移之理無可移之資也若夫吾弟子由之論也曰雨於天者水也流於江河蓄於坎井亦水也積而爲塗泥者亦水也指泥塗而告人曰是有水之性可也曰吾將俟其淸而飲之則不可是之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吾爲論語說與孟子辨者八吾非好辨也以孟子爲近於孔子也世衰道微老莊楊墨之徒皆同出於孔子而乖離之極至於胡越今與老莊

楊墨辨雖勝之去孔子尙遠也故必與孟子辨辨而勝則達於孔子矣

余氏辨曰有一眞之性有萬殊之性〇案此下疑脫一眞之性四字本性也無形之可見無聲之可聞天地得之爲天地鬼神得之爲鬼神人得之爲人物得之爲物莫非性也是不可指名者也萬殊之性人物之性也其在人則有聖狂愚智之別剛柔緩急之異其在鳥獸則有猛鷙者有搏擊者其在草木則有曲直者有寒溫者是皆氣習使然非性之本然也論性之本無不善也性猶水也人與鳥獸草木生於性猶龍與龜魚鰕蟹之生於水也人爲靈矣失其性則不靈況鳥獸草木乎龍爲神矣失其水則不神況龜魚鰕蟹乎明乎此則性之爲性思過

半矣性本不可擬倫以水喻性亦贅也釋老氏之談空說妙廣譬博喻千變萬化而莫究其端六通四闢而無所不攝使人可駭可慕而莫測其所以然而然者其言性之體用可謂極其至矣中庸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豈但釋老能言哉雖然未若吾儒自本性中有仁義禮智四端之善擴而充之於日用常行之際而全乎廣大精微之致求其所自得雖所造有淺深一旦豁然而悟性天光明無所染著一貫之道可以坐而進及夫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皆吾性之流通也如此然後可以言性善矣人皆知水之必清火之必明而乃疑性未必善何其惑也孟子不獨言性善而言情與才皆善矣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

不善非才之罪蓋推本而言也東坡以性自是性善自是善乃謂性如陰陽善如萬物異哉此喻無惑乎以孟子之言爲非也繼之以萬物無非陰陽者而以萬物爲陰陽則不可誠如所言則是善無非性者而以善爲性則不可此又暗合乎孟子之言矣又謂有者皆物矣非陰陽也然非陰陽何以有物猶非性何以有善似是之辨若之何而能勝孟子乎至於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則曰有可移之理無可移之資既言無可移之資胡爲而有可移之理子由之喻似矣亦未嘗至也世之學者尊信東坡學其文而酷好其議論予輒與之辨其能免嗤誚乎今雖不我知異時必有知我者矣

尊孟續辨卷下終

尊孟辨別錄　　守山閣叢書　經部

宋余允文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原孟上

聖人未嘗有意於立言卒不免於有言者蓋知道易立言難故也何則聖人管天下不自爲己私任天下之道不自爲己責生斯世也適斯時也道之不明不行有罪焉此孟子之書所以作也晚周之澤竭爲君者不以堯舜爲法而以桓文爲法爲臣者不以伊周存心而以儀秦存心爲學者不以孔子爲師而以楊墨爲師是以國之法度刑政舉措施爲士之行已去就辭受取舍學者之好惡得失一切倒置而不循其本孟子適丁斯時以堯舜禹湯文武伊孔聖人其聞見而相知

以心相傳以道一而已矣所謂一者仁義也生而有之之謂
性虛而藏之之謂心由而行之之謂道學而得之之謂德設
而至之之謂志浩而養之之謂氣身之之謂行聲之之謂言
制而用之之謂法正已而物正之之謂政舉而措之天下之民
謂之事業無適而非是也孔子歿斯道傳之在已既不自以
爲已私也則仁心惻然而生不忍天下若是又自以爲已責
也則義心憤然而生欲正天下之若是遂其性之所有心之
所藏道之所由德之所得志之所志氣之所養身之所以行
口之所以言以欽陳善以直行已以正適宜以正天下之本
其有言利而不知本者與之言仁義之利言勇而不知本者
與之言仁義之勇言政而不知本者與之言仁義之政欲富

貴而不知本者與之言仁義之富貴言性而不知本者與之言仁義之性語道而不知本者與之言仁義之道天下之本既明由是好利者惡其末好勇者惡其力移粟易牛知其政之失壻閭龍斷知其行之惡爲我兼愛知其習之非仁内義外者知其性之非聖人之道既暗復明諸子之僞既作復息孟氏之力也其書所載坦然具在學者誦其書非徒誦其言而已要因言以觀其行因行以觀其氣因氣以察其志因志以操其心因心以明其德因德以知其道苟知其道雖歴世千百皆可以相傳得志則推而用之舉而措之與民由之兼而濟之不得其志則著之於書由之於行獨行其道私淑諸人也

原孟中

亂世者甚則開時者應違道者衆則任道者責戰國之時聖人不作泯泯棼棼謀勝者王力勝者霸言異者賢行異者聖君臣上下皆以相勝成俗則語治者安取道語道者安取治自彼自我自非自是而莫能統一孟子學聖人之道而至乎聖人者將坐視天下之溺而不與聖人同憂乎且塗卻守神處乎陰遣照藏諸用於寂然之中是志於自爲而已抵時乘光隨感隨應其糠粃土苴必將甄陶堯舜而後已此其仁於爲物也乃以道而自任游說諸侯之間勿視於巍巍之崇辨析於百家諸子之說而不惑於紛紛之異以直養氣順養心性流於末則吾反其本命滅於故則吾順其正是以虛而明

以一而貫縱橫闔闢無施不可如響斯答如鑑斯照莫之期
而常自然則偏於道者其能至此乎彼有得聖人之一體或
具體而微與夫伯夷之淸伊尹之任皆不能無偏也宜孟子
之不願學也孟子由聖人之道以明聖人之遠者必稱堯舜
學聖人之近者必稱孔子復敦朴於殫殘之餘振道德於滅
裂之後非深探而言之則天下孰從而歸乎是以言近而指
遠守約而施博父子足以明仁君臣足以明義夫婦足以明
別長幼足以明序朋友足以明信反經以興俗居中以制外
使楊墨不得其志鄉愿不得其名非私意自爲也而時人猶
未之知至於執其迹而議之者紛紛如也故辭受皆是而陳
臻疑其非言動皆禮而王驩以爲簡尹士不知去就之有道

而不恱臧倉不知貧富之不同而謂非賢陳代以枉尺直尋其可爲公孫丑以管晏之功爲可許皆不知孟子者夫如是不得已而辨之葢有聖人之道而又有聖人之時則不必以道徇時無聖人之時而有聖人之道則不必以時徇道徇道而不可得則亦視天而已矣孔子以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孟子以天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皆以天爲已任則吾之若天者豈得道廢興之理哉葢文王旣沒五百歲而後有孔子孔子不生則文王之道不幾於喪乎孔子旣沒百有餘歲而後有孟子孟子不生則孔子之道不淪於邪說暴行乎是天未喪道而聖人所以出聖人之物也而言之所以著孔子之道雖不信於當年而澤流於萬世以言之存也荀子以

爲非由於言而不知者也楊子以爲不異於孔子由其言而知之者也若夫修其眞以治身而意有不能致則又君子當神遇而心會耳

原孟下

愚嘗讀黍離之詩見其大夫所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以是知方是之時人未盡愚也猶有知者存焉讀園有桃之詩見其大夫所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以是知方是之時天下之人無智不愚矣孔子之時無以異於黍離之時也故人之於君子也或知之或不知之此孔子所以有言而無辨孟子之時無以異於園有桃之時故人之於君子也莫之能知此孟子非特有言而已又有辨焉夫舉世多

智則雖不言而道自明雖不辨而事已白君子奚事於言辨哉舉世多愚則雖不言不辨不可得也故孔子曰予欲無言而未嘗不言孟子曰予豈好辨而未嘗不辨者以其勢之所遇而已孟子之言或有以自處或有以處人或有以明其不一之爲一或有以明其不同之爲同其辨或有以自明或有以明人其言或有以導其上或有以導其下此七篇之大略也是故非孔子之聖則不學而期以管仲之功則不爲其處已也可謂高而不畏矣非堯舜之道不陳而問以桓文之事則不對其處人也可謂高而不畏矣或爲帝或爲王或以去或以不去其事疑若不一也而謂之一焉所以明其不一之爲一也或爲師或爲臣或以憂或以不憂其迹疑若不同也

而謂之同焉所以明其不同之爲同也其交也或報或不報非嚴其爲守而輕其爲相也以往來之禮不可以不行也其餽也或受或不受非無愧於少而有愧於多也以取舍之義不可以不明也皆與王驩言也而獨不與之言以附之非其正而不可以苟從也莫與章子遊也而獨與之遊以異之非其惡而不可以苟同也臧倉之毀有所不恤以行止之在天也尹士之議有所不顧以去就之在我也若是之類其辨之以自明也以舜爲臣堯與瞽瞍則是誣之以無父無君也以孔子主癰疽與瘠環則是誣之以無義無命也以傳啓爲私子則是不知因天之所與而與之也以伐紂爲弒君則是不知因天之所欲亡而亡之也以不誅弟之惡爲不仁則是可

以匿怨其所愛也以不知兄之叛爲不智則是可以逆詐其所敬也說詩者或以告之爲是而以不告爲非則是未知其不告爲無後也或以怨之爲非而以不怨爲是則是未知其不怨爲愈疏也若是之類皆有以辨之者所以明其古之事於今也以儀衍爲大丈夫則是爲臣下者可以不忠不信也以仲子爲廉士則是爲子弟者可以不孝不恭也由夷之之言則是墨者之說可以與儒合也由陳相之言則是異端之言得與吾道抗也以奪兄之食爲可則是禮不可行以援嫂之溺爲不可則是權不可用言性者或以善之爲非是人之性有惡而無善也或以義之爲外是人之性有仁而無義也若此之類皆有以辨之者所以明其今之事於後也以仁

爲安宅則所居者不可曠於仁以義爲正路則所由者不可
舍於義所居者苟不曠於仁所由者苟不舍於義則雖諸侯
爲之不已可以至於王雖士充之不厭可以至於大人以諸
侯爲之不已可以至於王故告諸侯也常申之以王者之道
而又使其臣之則召焉師之則勿召蓋尊德樂道不如是亦
不可至於王矣此所以導於上也以士而充之不厭可以至
於大人故其言士也常終之以大人之事而又使其役之則
往焉召之則不往蓋尊德樂義不如是不可至於大人矣此
所以導於下也方是時梁惠齊宣之徒告之以仁義諭之以
仁術不爲不切矣而莫之能行能行之者滕文而已然滕文
能行其小者而不能行其大事故其卒也申之以湯武之功

叢川亦無所近其道可謂不用於上矣若萬章陳臻之徒其論之取舍示之去就不為不詳矣而莫之能學所能學之者樂正子而已然樂正子之學能至於信而不能善故其卒也中之以顏閔之德行則亦無所及其道可謂不傳於下矣其道不用於上不傳於下其言也其辨也不可不載之後世其載之後世者亦曰先鈍者固不能無後利生窮者固不能無死達昔者顏子死子曰天喪予蓋門人能傳孔子之道者顏淵而已此孔子所以悼痛之也顏淵之後能學孔子之道而傳之者孟子而已然顏淵與孔子則見而學者也孟子於孔子則聞而學者也見而學之者其成之也易聞而學之者其至之也難而孟子乃能至焉自非其所知有以合乎生而知

之其所行有所合乎安而行之者孰能與此葢伯夷之淸無可者也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無不可者也孔子於此三者莫適守焉隨其時而已其去齊也接淅而行非不淸也其去魯也遲遲而行非不和也其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非不任也孟子居齊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可謂淸矣其去齊也三宿而後出晝亦可謂之和矣其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亦可謂任矣此所謂學孔子而至焉者其學孔子者非特此而已或合之以其言或合之以其行或反之以其言或反之以其行而未嘗有所拘也衞靈公問陳孔子對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此合之以其言也孔子於童子則見焉而於孺悲則不見孟子於夷之

則見焉而於滕更則不荅此合之以其行也孔子以夷惠爲賢而孟子以爲聖孔子以管仲爲小器而孟子以爲大任此反之以其言也孔子於君之召則往孟子君召則不往孔子於大人則畏之而孟子則藐之此反之以其行也其合之也非固順之也其反之也非固戾之也因其事當其可而已其養氣足以不失己其知言足以不失人至距楊墨承三聖非特不失己而已又足以成己之功也折告子明四端非特不失人而已又足以成人之性也若然於孔子也非自合之非自反之而後得也得之於心而已烏乎孟子之後其能專心致志以學孟子者尙寡矣今之學孟子者苟能無可無不可或合以其言行或反之以言行而無所拘焉則庶乎孟子之

學孔子矣詩云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尊孟辨別錄終